

橫行澳門的水蟹粥

我覺得假期會過大海去澳門的遊人不是賭客就是吃貨，沒有第三類了。因為大家要麼就是在賭桌上與荷官「廝殺」，剩下的就是在去找各種「澳門必吃」的路上。

雖然並沒有哪種「澳門必吃」是在香港找不到的。就說一個小小的葡撻，從街頭麵包房十塊錢兩個到五星級酒店的中式餐廳二十塊錢一個，選擇多到數不勝數。但來到澳門一樣會到安德魯櫃枱前大排長隊就為了買兩個「正宗」的葡撻，拍照擺上網，並吃得津津有味。當然，這也是旅行中非常重要的樂趣之一。

官也街應該是氹仔最有名也最熱鬧的美食街了。「莫義記」的木糠布丁、「木偶葡國餐廳」的葡式海鮮飯、「世紀咖啡」的凍奶茶……隨便都能說出好多個「澳門必吃」。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以上這些就算都沒吃到也沒關係，唯獨「誠昌飯店」的水蟹粥才是真正的「必吃」。

當一大盆透着淡淡金黃色冒着香氣的細粥端上桌，一整隻大水蟹斬開浸在粥裏，鮮艷橙黃的蟹殼浮在粥面，翠綠的青蔥花灑在周圍，已經讓人垂涎欲滴。「必吃」的厲害之處就是每一口粥都有蟹味，又不像潮汕沙鍋粥那種複雜的海味，它就是單純地將自己水蟹粥的名號表現得淋漓盡致。廣東粥在煲煮的時候會加油與鹽，並在用大火煮滾後不時攪拌以防米粒黏底，一直這樣煮到每一粒米都軟爛開花。澳門水蟹粥在煮的過程中還會加入少許米酒，與地處鹹淡水交界的澳門捕撈的水蟹的鮮味融合得相得益彰。

避開正餐時段，就可以不用和人搭台而盡情享受這碗就一個鮮字的水蟹粥了。



▲誠昌飯店的水蟹粥

樂活

潘 少

逢周一見報



她從南京到台北

台灣福茂唱片新歌手王笠人，上周首發新專輯《你是答案》，台灣歌迷只聞其聲未見其人已有三年。三年前，台灣偶像劇《致，第三者》在寶島大火，劇中主題歌《如果我們再相遇》演唱者便是王笠人，這個名字對於台灣歌迷是陌生的，因為那時她剛簽約福茂唱片，這首歌不過是她應試帶來的作品之一，被福茂推到劇集推廣後，沒想到MV的點閱率高達一千五百萬次。福茂並未將其迅速推向市場，再次將其單曲《我依然是我》通過偶像劇《我的男孩》推出，網絡下載量高達五千萬次。王笠人是誰？三年後的這張《你是答案》給出了答案：她來自南京。

台灣福茂唱片是華語樂壇的名牌，二十四年前簽約大陸歌手那英，成功助其轉型，成為兩岸樂壇佳話。當年將那英簽約福茂的幕後推手是北京唱片界著名製作人黑子，黑子與王笠人媽媽郭理然女士一北一南，都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首批音像製作人與演出策劃人。王笠人十一歲時就留學英國、澳洲，三年前回國隨母親到北京

雁南飛

楊勁松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秋氣

今夏本州天氣怪異。六月大熱，最高溫度衝破紀錄。七月降溫，最低溫跌破紀錄。一會兒是乾熱多日，田園旱焦。一會兒又多日大雨，河水氾濫，還有龍捲風成災。進了九月，以為該安生了。不料前半月「秋老虎」，最高三十度以上。下旬冷鋒突至，霜凍預警，凌晨最低兩度。

秋分已過，秋天真正來了。陽光燦爛的日子，秋色明媚可愛。萬里碧空，滿眼綠意，新割的草坪甜香扑鼻，還能自欺欺人。但清晨出門跑步，空氣已轉冷冽，不復夏日黏濕的感覺。繁星滿天，明月當空，清景如畫。蚊子也銷聲匿跡，不用受「吸血鬼」困擾了。然而一變天就猛然降溫，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。寒氣森森，濕冷入骨，只覺冬天已經降臨。

每年入秋總有一陣不習慣。彷彿昨夜還是燠熱夏季，一遭寒流襲擊，心臟猛地往下一墜，頓感無所適從。清洗衣物，更換被褥，拿出冬天的全套裝備：帽子，圍巾，手套，冬衣，冬鞋。工作暫告一段落時，也給自己做點吃的，打打牙祭。秋日裏越發覺得家務能提供人生的慰藉。一幹活，心跳放慢，呼吸放緩，血壓也降低了。大概因為家事定義清晰，有始有終，做了還能提高生活質量，彷彿人生就是這麼簡單明白。教書、備課、改作業、評試卷也是如此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儘管平淡無奇，但規則分明，而且能及時看到效果。

秋天是農民收穫的季節。對他們，這意味着努力一年有結果，前三季辛苦勞作，換來年尾名正言順地休息。筆耕卻不比種田，哪有涇渭分明的季節變遷，又哪來順理成章的歲時交接。我們能做的，不外是在漸漸寒冷的季節裏品味庸常人生的細節，平靜過好每一天吧。

墟里

葉 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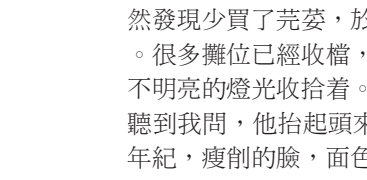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樂活

潘 少

逢周一見報



《無雙》：騎士與惡魔

鉛字肖像

楊 騏

逢周一、三、日見報



最近風頭最勁的電影無疑是莊文強的《無雙》了，從郭富城、周潤發的演技，到劇情的鋪排結構及神轉折，疑似抄襲《非常嫌疑犯》的風波，或者戲外道具師張偉全被指控的魔幻現實，都讓此片極具話題性。

不過，今天我想換個思路，從一幅銅版畫來切入對《無雙》的解讀。

《騎士、死神與魔鬼》是《無雙》中对情節推動而言非常重要的一幅畫。這幅畫出自中世紀德國畫家杜勒（Albrecht Dürer）之手，畫中描繪了一位行進在森林中的騎士，前有死神手持沙漏覬覦着他的生命，後有魔鬼手

他的攤位蜷縮在一樓的角落裏，不大，常常就是幾條青瓜，幾個番薯，幾棵當季的圓白菜，小捆的韭黃和蒜苔。但不論何時去，這些菜總被擺放得齊整有層次，讓人看着心生明快。有時，紅色的番茄，黃色、綠色的尖椒像是恰恰到好處點綴，遠遠望去，小小攤位很有生氣。

第一次去這裏買菜，是三年前：那日，我在家下廚，做到最後一個菜，忽然發現少買了茼蒿，於是急匆匆地跑來。很多攤位已經收檔，只有他還藉着並不明亮的燈光收拾着。「有茼蒿嗎？」聽到我問，他抬起頭來——二十多歲的年紀，瘦削的臉，面色有些暗淡，但眉

握兵器逼視着他的良善，然而騎士恍若對此熟視無睹，毫不改變前行的方向。據聞哲學家尼采也十足鍾情這幅作品，並稱畫中的騎士是「基督教和非基督教「真正騎士風範」的象徵」。

騎士通常被詮釋為「理想的男性美德」的化身，這樣崇高的存在是獨一無二的，亦即「無雙」。《無雙》中的李問，雖然實施着製造偽鈔的犯罪行爲，卻讓作假也能逼真到極致，將製造出來的偽鈔稱作是：比真美金還真的「超級美金」，並將自己的作假行爲上升為一種藝術性的事業，而屹立在這項事業頂點的自己，無疑就是獨一無二的主角。

李問不甘只做小人物，也不甘只做配角，心中認定自己才是真正的「騎士」，所以他將一切胡鬧、暴虐的「魔鬼」行徑，全都推給了「畫家吳復生」這個虛構的存在。但這一虛構的存在，

高大、威武、果決、任性，擁有一種近乎無所不能的英雄姿態，就像《英雄本色》的小馬哥，就像《喋血雙雄》的小莊，所以，這個角色必須要由周潤發來呈現，若非如此，便無法掩蓋住他那如同「魔鬼」的本質。

「畫家」這個角色是周潤發在飾演，也是周潤發過往的所有角色在飾演。這當然是導演莊文強的私心，但也不得不說是所有港產片影迷的民心所向，畢竟，「沒有任何一個演員拿槍能比周潤發好看」。

在泰國發生的那場槍戰，對整個故事情節的推進而言，並不太重要，然而對所有痛心於發哥接演了太多粗製濫造影片的觀眾來說，這段以一敵百的槍戰大戰卻是必要的存在，彷彿港產片過往那「無雙」的輝煌，都在此刻重現了。

（上）

街市裏的賣菜郎

字之間很開闊。他一邊點頭，一邊麻利地從幾條絲瓜背後找出一把小茼蒿，遞給我：「夠嗎？」他下的普通話帶着濃濃的港味。想到已經過鍋的魚，我連忙遞給他一枚兩元硬幣，說着「不用找了」便要走。他連忙又往袋子裏塞了一把青嫩的小葱，生怕辜負了似的。

那次之後，每次去街市我就有意無意地留意起來。儘管在角落，但生意還不錯。我暗暗比較過，他的菜總是摘得乾乾淨淨，比如韭黃，買回去直接洗了

有個性的個性

不是一蹴而就，而需要來來回回多次的訪問才能圓滿。這位訪問者跟杜拉斯的訪問，也是如此，從初時拒絕、透過中間人引介，到杜拉斯忘了第一次的約見，終於訪問者完成了首輪訪問，寫好了第一篇，然後致電杜拉斯……

「夏天過後，我一回到巴黎就打電話給她。我告訴她，我從意大利帶了一大塊帕瑪森乳酪給她。當時正值中午時分，杜拉斯剛起來。『正好，我家什麼都沒得吃。』她回道。她建議我幾分鐘內就到她家。不過這次也不是她親自來開門。至於觀映害羞又無微不至的揚（杜拉斯的伴侶），則僅限於接過我手中提的那袋大包裏，隨即再度賞我吃了閉門羹。」

待人，接物，這次事件名正言順地展示

文字的審美

為這需下工夫去讀大量的書，作大量的比較，加上大量思考。

作家寫書，特別是文學作品，散文小說一類，文通字順、合乎規範是第一要務。若文字運用小有心思，帶些特點，便算是文字上小有成績。至於自成一格，對寫作話語有所追求，這類人便有可能成為「大家」。

「五四」之後提倡了白話文運動，作家們除了在內容上下工夫，也講究文字個性，乃至他們的作品，只看文字便能判斷出自誰的手筆。魯迅的冷峻及意象，郁達夫的纏綿及細膩，張愛玲的才華及銳利……都值得提到文字審美的高度去細研。他們常被稱為文體家，即是說其文字風格自成一體，無可取代。

人們常誤解堆砌了大量華麗詞藻的文字便是成功的文字。對比白開水一類淡而無味

東方馬克白

是，鄧樹榮對每次公演都視為全新製作，總會作出一些新的處理或詮釋。

鄧導演一向奉行簡約舞台形式，即是不需美輪美奐或千變萬化的布景，而是注重由演員以個人技藝，即是其台詞演繹和形體動作，為角色創造具體的形象和深刻的個性。除此之外，鄧導演亦善長將東方舞台的虛擬表演手法，融會於西方的現代戲劇。就以《馬》劇為例，演員仍是演繹莎翁筆下的角色，說着角色的基本台詞，但演員往往都運用身體來傳達強烈感情，藉此代替花巧的走位調動。

是次在大會堂劇院的演出，舞台上主要以一幅水墨風景畫為背景，配以極少量小型枱檯，減省了其他不必要的布景及裝飾。角

了杜拉斯的待人與接物。我們大概都會覺得這實在太無禮，而無禮，不是一種值得稱讚的個性，但只有讀畢整篇訪問，我們都不難發現訪問者對於杜拉斯的喜愛，對於她的率真的啼笑皆非，就如她寫道：「我待在她家的這段時間裏（三個鐘頭，搞不好更久），她不斷從抽屜裏拿出大顆薄荷糖來吃，訪談結束時，才終於給了我一粒」。

原來，有個性，就是在乎有與無，而且講求純粹、真誠、一致。

甲蟲滾球

米 哈
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

人與歲月

凡 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文藝中年

輕 羽

cloud.tkp@yahoo.com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曾在台灣的相親節目上聽到某女子說：「我有潔癖。」主持問：「潔到什麼程度，請舉例。」女子說：「地上不可有一根頭髮。」上節目衆男聽罷此話全部熄燈。

許多人自稱有潔癖，像本港某位知名藝員，她就說自己有潔癖，吃的喝的用的有自己的清潔標準，否則會拒絕。鈔票到她手定要弄乾淨才放入銀包，而鈔票排列也是有秩序的，比如同是百元鈔，先花哪家銀行後花哪家銀行，都不能亂來。我與家中小朋友講起此種行爲，八歲老二即問：「她是把錢洗乾淨嗎？會把錢洗爛嗎？她的床上沒有一粒灰塵吧？」十歲老大也動起了腦筋：「錢真的要洗才會乾淨，但床上怎會沒一粒灰塵？」

有家人也被視作有潔癖，但觀其平時行爲並不過分，所以我懷疑是有人說給女傭聽的，聘請她時說明家人有潔癖，無非是要對方明瞭做事馬虎不得。若從強迫症這個病理上去看潔癖，真的是一種病，但生活中病態潔癖者其實並不多，只是喜歡衛生厭惡骯髒而已。前兩天六歲老三發脾氣不准哥哥靠近餐枱，說哥哥沒換出街衫，會弄髒餐椅，爺爺問：「你去外婆家脫了出街衫才坐人家的沙發嗎？你有弄髒外婆的沙發嗎？」老三不出聲，爺爺說：「出街回家洗手換衫是對的，但不是一次沒換衫就會弄髒餐椅，知道嗎？」老三點頭：「知道了。」

紅塵記事

慕 秋

wusiupikwa@yahoo.com.hk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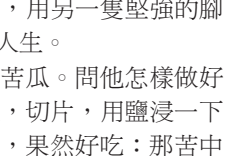


負暄集

趙 陽

jackeyzhao2018@g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

樂活

趙 陽

jackeyzhao2018@g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